

感染“脑腐”之后

据报道，“脑腐”（Brain Rot）当选牛津词典2024年度词汇。“Brain Rot”就是“大脑腐蚀”的意思，它用来描述一种思想、兴趣或行为对人产生了过度沉迷甚至痴迷的状态，通常带有一点自嘲或者戏谑的意味。牛津词典主席卡斯帕·格拉斯沃的说法是：“脑腐”一词揭示了虚拟生活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，以及我们如何利用闲暇时间。

“脑腐”和“垃圾内容”（slop）都在牛津词典的年度词汇的候选名单里，两者似乎构成了因果关系，我们的眼睛被钉在小小的屏幕上，看了太多的“垃圾信息”（slop），所以才导致“脑腐”。

现代都市，几乎每个人都是手机的深度用户，无时无刻不把手机掏出来，看看最近有没有什么新闻，朋友圈里有谁给我点了赞，什么样的瓜我忘记更新了，谁谁谁又爆出了绯闻。看了之后，就忍不住要回复、检索、跟踪、辩论、反驳、站队、戏仿……

网络上永远在更新 slop，以至于不学网络梗，就感觉被社会抛弃。你刚刚搞明白“珂学”，大家突然就不玩了。学习啊，不学习就跟不上时代，别人玩梗都不知道笑点了。然后你专攻“麦学”：麦琳为什么买熏鸡？李行亮太可怜了！李行亮和她合好啦？必须抵制！一分钱都不能让麦琳赚去！……

隔半年回头一看，“猫一杯”是谁？“肥猫跳桥”是什么事？姜萍是谁？读了很多信息却没有学到知识；吵了很久却一直被别人设置议题，成了流量的耗材，只觉得大脑曾经被赛博的海水泡沫淹没过、翻涌过，大潮退去什么都没有剩下，只留下了“脑腐”症状。

这几天，中国某媒体发布2024年的“十大流行语”，“city不city”“硬控”“水灵灵地×××”“班味”“松弛感”“小孩哥/小孩姐”

等10条入选。这些流行语也一言难尽，更像是啾在地上的一口粘痰，慢慢风干，还若隐若现有些印迹。

在注意力经济时代，在流量高度商业化的时代，抓住眼球、延长用户停留时间、激发用户“活跃度”，才是商业的本质，而商业根本不在乎用的是擦边小姐姐，真人秀里的奇怪角色，还是什么故作高深的阴谋论。


尤瓦尔·赫拉利《智人之上》里说，算法发现充满仇恨的阴谋论更能提升人类在社交平台上的参与度，所以，算法就做出了一个致命决定：

传播愤怒，传播阴谋论。而这些基于愤怒、阴谋论的讨论，其实是最没有意义，也最不可能达成共识，最无助于推动社会进步的。

从这个角度说，麦琳真是当代“脑腐”魂器，明明没有意义的东西，却因为低层级情绪的撩拨，算法的精心推荐，自我的情感投射，占据了赛博的风暴眼。

互联网高歌猛进了20多年之后，我们似乎对丑陋的赛博世界渐渐达成共识。信息洪流奔突向前，我们的大脑成了献祭“流量拜物教”的贡品。

据说，“脑腐”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梭罗写的《瓦尔登湖畔》里，梭罗在100多年前就觉得信息过载了。他还有一句名言：“大多数人都悄无声息地过着绝望的生活。”沉溺于信息的洪流，又何尝不是对于自身客观现实生活的一种逃避？

最近，在我忍不住拿起手机时，常常用两句话来劝慰自己。一句是，哲学家帕斯卡尔说：“一切人性的问题皆源自人无法在一间房间里安静独坐。”另一句是，卡尔·纽波特《数字极简》里讲的：“在高科技时代里，获得成长的关键是大幅度减少使用技术的时间。”

大潮退去，什么都没有剩下。



沈彬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假装专家，低空观察